

素质教育课外经典读物 普通话水平测试辅导教材

世界小说之浓缩
文学精华之荟萃

SHIJIEZHUMING
XIAOSHUOJINGHUA
PINDU

A quill pen with a dark, patterned feather and a light-colored shaft, positioned diagonally. Below it is a stack of several books with various colored spines (red, brown, blue) and a dark, ornate bookend.

世界 著名小说精华

谢伦浩 ◎ 主编

品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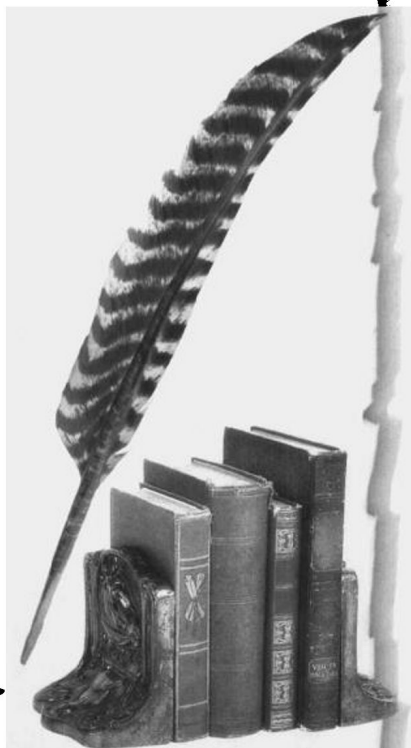
石油工业出版社

素质教育课外经典读物 普通话水平测试辅导教材

谢伦浩 ◎ 主编

世界 著名小说精华 品读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著名小说精华品读/谢伦浩主编.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8

(素质教育课外经典读物 普通话水平测试辅导教材系列丛书)

ISBN 7-5021-4230-4

I. 世… II. 谢… III. 普通话-水平考试-自学参考资料
IV. H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4262 号

书 名:世界著名小说精华品读

主 编:谢伦浩

责任编辑:贾 榕 吕 群

出 版:石油工业出版社

地 址: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二区一号楼 100011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电 话:发行部 64210392 门市部 64262233-3629

网 址:www.petropub.com.cn

排 版:北京国民灰色系统科学研究院计算机中心

印 刷:北京密云华都印刷厂

版 次: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625

印 数:1-8000 册

字 数:210 千字

书 号:ISBN 7-5021-4230-4/B·60

定 价: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丛书编委会

主 编：谢伦浩

副主编：陈朝晖 曾建元 刘艳红

编 委：华 明 欧 天 王皮海

肖介祥 岳 舟 李利平

谢 为 左 琪 赵 涓

唐 阳 谢放文 吴利明

郑霞莉 高 兰 洗 拉

黄兵发 牛海华 张一佳

童 波 秦 驰 田 明

堀米绫子 加藤右郎

前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包括《精彩语言故事大观》、《精巧奇趣故事大观》、《世界诗词精华品读》、《世界散文精华品读》、《世界著名小说精华品读》、《世界著名台词鉴赏》、《必背古诗文朗诵指导》、《新编趣味绕口令》、《最新世界之最》等。丛书是以大、中学生为主要对象的普及读物，也可以作为教师教学的参考资料和家长家教的阅读书籍。

为此，编纂这套丛书主要着眼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素质教育课外经典读物

要求学生加强课外阅读是每一个教师和家长的心愿，但如何选取课外读物往往使人头疼，因为书架上一些读物要么是篇幅很长的“大部头”，要么是同类文章的“集合体”，似乎少有选材广泛、内容深刻的“精华本”。基于此，本套丛书力求从体例到篇幅、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既有古今中外的诗词、散文、小说、戏剧台词，又有生动活泼的语言故事和奇趣故事，还有知识丰富的绕口令和引人入胜的世界之最，这些作品都是从数以万计的名篇中披沙拣金、精益求精遴选而来的，有信息含量、有哲理启迪、有美感享受。

第二，普通话水平测试辅导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有关部门指出，在校大学生，大、中、小学教

师，广播电视系统工作人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公务员和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员等都要求达到相应的普通话水平。普通话等级证书成为上岗、就业、毕业的必备证件。因此，相关人员迫切希望有一套通俗易懂、简短精悍、生动风趣的普通话读物作为学习和训练的教材。为此，我们编写的这套书大都加注了拼音，便于读者掌握字、词的正确读音。

由于时间紧迫、资料有限，编写过程中难免存有问题，恳请读者朋友指正。另外，部分范文难以找到出处与作者地址，敬请原作者谅解并及时来信与编者联系。

编者

2003.4

目 录

1	☞ 最后一片叶子	欧·亨利
9	☞ 圣诞心愿	约翰·泰勒
15	☞ 等待的一天	欧·海明威
21	☞ 门槛	屠格涅夫
23	☞ 一条新闻	尤多拉·韦尔蒂
32	☞ 走出沙漠	沈宏
36	☞ 特殊情况	汉·克里希尔多夫
40	☞ 法官	弗朗茨·卡夫卡
43	☞ 爱的牺牲	欧·亨利
52	☞ 看画	马克·吐温
55	☞ 碾煤机	高尔德
60	☞ 荷包	伊娜戈弗
67	☞ 多余的最后一句话	菲·韦伯
71	☞ 蚁	安德烈·莫洛亚
73	☞ 为了水晶心	弗朗西斯·弗罗斯特
79	☞ 熊	福克纳
94	☞ 七个铜板	莫里兹
101	☞ 第六枚戒指	恩·巴特帕尔
105	☞ 公理	库尔良茨基·海特
110	☞ 话的力量	巴甫连科
113	☞ 野鸭巢	威廉姆·多尔
118	☞ 祖父的表	斯·巴斯托
122	☞ 致父亲	弗朗茨·卡夫卡

125	☞	阿拉比	詹姆斯·乔伊斯
133	☞	两者间的秘密	佚名
138	☞	要相信自己	叶林
141	☞	辩护律师	埃林·彼林
146	☞	还家	菲伯立
152	☞	神秘的眼镜	迪·布扎蒂
157	☞	万卡	契诃夫
163	☞	柔弱的人	契诃夫
167	☞	水泥桶里的一封信	叶山嘉树
172	☞	父亲失约	罗·扎克斯
176	☞	模特儿	马拉默德
181	☞	优哉游哉	海因里希·伯尔
186	☞	一个官员之死	契诃夫
191	☞	半张纸	斯特林堡
194	☞	楼梯上	莫里生
200	☞	巴克妈妈的行状	曼殊斐尔
210	☞	温柔的奖赏	君特·斯潘
216	☞	庄严的仪式	星新一
221	☞	两对夫妇	哈里特·思勒
225	☞	铁圈	索洛杜布
229	☞	最幸福的一天	阿纳托利·阿列克辛
236	☞	快乐	库普林
241	☞	第二次考试	何为
246	☞	寂寞的旅伴	张海声
249	☞	科尔尼耶老板的秘密	都德
256	☞	垃圾	路易斯·费尔南多·维利希
261	☞	奇妙的礼物	富·奥斯勒

266	☞	回家	安妮·玛丽·格温
271	☞	父爱	勃·洛劳宁根
276	☞	小丑	屠格涅夫
279	☞	知音	约翰·贝里
284	☞	花园余影	久里奥·科塔扎
287	☞	教授	兰斯顿·休士
296	☞	艺术家	佚名

最后一块胖子

欧·亨利

文美惠 译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账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账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十八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锡蜡酒杯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五月里的事。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





“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年老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人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哦，那么就是她病得太衰弱了，”医生说，“我一定尽我的努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全部力量来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和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到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

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十二，”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十一，”然后是“十”和“九”；接着几乎同时数着“八”和“七”。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二十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常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只有几乎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六，”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一百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五片了。”

“五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常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





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常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四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花钱，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待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常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六十，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四十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一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二十五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痴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常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吗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吧，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啰





嗦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常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儿。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着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

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来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

“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





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琼西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用一只胳膊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欧·亨利是一位以构思精巧著称的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家。他惯用幽默、诙谐的语言，冷峻机智的概括和结局，回旋骤变的手法，描写普通人的令人心酸的故事。在艺术构思上，他善于巧妙地运用审美趣味之一的惊奇感，常以出人意料的结尾了结故事，戛然而止，令人震惊而又意趣盎然。

《最后一片叶子》充分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作家在文章的开头时，似乎在叙述一个平淡无奇的故事：在一个贫民窟里住着一群穷愁潦倒的艺术家，当时肺病肆虐，女